謝除授啓

執政侍從

除參政謝兩府啓

歐陽永叔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愧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某禀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材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奬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功而可録備員政府用累日以叙陞豈惟致敓之虞奚逭曠官之消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修必群材而博取誤加

品目俾玷光靈雖宜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駑之可策
尚冀消塵鄙訥之誠敷陳昌鑒

除樞副謝宰執啓　歐陽永叔

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某學非臻
奧才不建中仰屬昌期猥塵賸職抱孤忠而自許顧獨立
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嗟其柔懦有志當世徒自媿於衰
遲雖策勵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
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謬及匪材此蓋伏
遇　某官協贊大猷翊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
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荅荅

陶鎔之鈞

除禮書謝宰相啓　邵澤民

天府備員已甘罷遣春官列屬復預選掄荷厚德之不貲
撫微躬而增懼竊以親見聖主寔小臣之至榮驟遷美官
豈後進之宜辱惟敷奏詳敏可近穆穆之清光惟望寔優
隆則非贊瓚之賸仕於斯二者苟無一焉是日冒居豈所
當得況先朝六官之制繼周官百世之規睿聖嗣興宏模
尤大鴈鶩振躍親屈帝尊耆鳳翔龍每頒天昭必求禮樂
之士以爲宗伯之聯如某者樸蔽散材菲葑下體假衣冠
而獲進恃門户之未衰慶世何爲若鳧鴈去來之數稱名

無取乏鸞鵠停特之風猥被簡知始從童非纔登仕版旋
綴文階趾於苫塊之中食以祠宮之祿俾贊浩穰獲奉燕
閒盡出淵裒悉由宸翰天地之恩甚大草木之賢弗堪非
昨遂對揚躬承訓飾謂大父享耆寵於晚節謂先子盡勤
勞於此生戒之使世其家官之使卒其業顧未聞俎豆事
豈可使與賓客言命出自天恩歸有地此蓋伏遇　某官
三朝大老一代真儒力運化樞深明治本故九鼎為之增
重而多士所以知歸致此微生亦干鴻造黃緣父祖獲造
門墻蓋自初年不獨今日某敢不勉修其職仰稱所豪庶
幾無襍被之羞或可效嘶環之報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除户書謝兩府啓

祇奉詔書入司邦計力微責重憂與愧并蓋厚民莫於理
財而為國或難於節用天下太平為已久海内生齒益以
繁太平久則浮費多生齒繁則資產薄其為纖悉至微之
際尤難出入謹視之防故曹之設而户部為劇司八座之
重而地官為要識宜有通習該洽之妙選以副任用責望
之至公如某者雖少壯精力之時尤不敢任此豈氣血衰
邁之後固未易當之細思其由厥有所自茲蓋　某官大
賢庇物厚德包荒陰為左右之容曲借齒牙之論故茲庸
瓊辱在收憐雖揣分量才粗識古人之志而辭難就易恐

非國土之風頎於遐遯之閒莫知進退之所某戒塗匪晚
偃命而前歎中閣之巖瞻徒有門墻之戀奠早還於柄用
永為邦國之光

除尚書謝左右史啓

細書秘殺又冒隆名持橐禁塗載膺掃寵若為老退尚玷
褒崇伏念某簿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除會寖
冒寵靈咎謫既盈憂患隨至餘年尚盡旅力已衰故不待
勞箕之時奠早遂抽簪之願事雖有故寵實非常方收身
寄麋鹿之群尚通籍厠鵷鴻之列茲蓋伏遇　某官行著
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令為枉下史春言
遺老久在窮途故因辭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採薇山上
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而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為
欣荷曷可勝陳

除中書舍人謝宰執啓　　魯子固

贊為名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席詢謀之用
屬非常之興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
之法其於講求脢要財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號積年之
希闊所以訓齊群下播告四方非寔極於人文曷宣明於
上意矧參敭納尤謹選掄如某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
恐隳於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顙遇好古之心自知迂散

無廣博爲人之學分甘弃捐剔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
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與之中假以翰涯之寵俾
專史法非薄之質能堪逐掌訓辭豈諫能之可稱況策名
於要近預責實於論思揣已以慚癯官可畏何緣致此固
有由然此蓋伏遇　某官冀亮天功彌綸世務仁於接物
每樂育於時材義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此頑鈍獲備
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荅知人之遇不在他門

除中書舍人謝宰執啓　蘇　子由

謫官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
勉出綸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
惟人所處閑劇有宜狙獪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鍾鼓
操之則捽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
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往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
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既比強於方朔
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
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又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
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
自放而已蓋將終焉豈謂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
驥騄之乘而罷駑與馬梗楠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豪見録
漫不自知此蓋伏遇　某官道大雖名才高不器深念格

天之棻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釐九官之汲引下
逮微陋或忝甄收曾是放弃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
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異斯民之大
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無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
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往未知所措

除中書舍人謝宰執啓

叨被宸恩典司帝訓捫心增懼撫已奚堪竊以上之所以
通治道革民情下之所以審德音知形容鼓舞者是惟辭
誥討論潤色者必繇人才然而時事有殊躰要不一撫尋
以恩則睽如春日責厲以正則凜若秋霜慮衆疑而弗明
豈免丁寧而煩悉或理隱而未諭自宜盤誥而聲牙必使
有示四方傳之萬世讀誥而又士嘆息聞撽而懦夫激昂
惟我朝之治功日新而主上之聖學天縱接語群下造次
之際而言合先王處畫方機從容之間而理符六藝故凡
臣次序婦官遷拜宗室邊寵公卿之世收録忠義之孤無
有重輕悉関沮勸宜得博古之士以稱右文之朝如某者
稟能不長涉道殊淺實用罔裨於一介殘編徒誦於萬言
頃以東部之傳車召爲大史之半走坐竊榮禄罔無動能

乃使之蚤直掖垣記言殿陛越次見用愧出老儒之先滿
歲爲真遂偕近侍之列此蓋伏遇　某官佐佑直聖幹旋
化鈞指南本朝推轂多士培塿甚微之孚甲異其長揉而
成材吹噓至弱之鴻毛啟使翻翮而戾漢敢不鞭策疲蹇
濯磨垢昏上荅明主之知次酬元弼之次

除中書舍人謝宰執啓　蘇　子瞻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者躬無有被寵
若驚切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
在於積貲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
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移改度誠國
是之先定雖名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
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
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
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尚方
民亦有恥如某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文本聲律
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於青黃
斐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寢禁嚴殊非素
望此蓋伏遇　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
廟堂之用言爲蓍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所加塵名增重
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

才下思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叅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秦　少游

一時承之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竊以三者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丈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絶吏術精通何以時被選揚預從班入伏内逐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黨聊爲寄食之資竊劒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叅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權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習西垣之選曾非踊躍冶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材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病衰令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盜法庶幾爲慶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辭按謝漕使啓　　張　安國

郎家安在方叨執戟之榮君舉必書遽陪載筆之末昌思至渥論報獨難伏念某猥以謝生濫追衆雋考執文於東觀隸戍奏於南宮忽誤聽聞進躋班列典春秋上書之簡冊何有編摩望青光太微之晃旒空麾供奉靡容辭避端自吹噓茲蓋伏遇　某官學有本原智周事物六轡按部式專開闢之權三接造逶即賜清閒之燕不遺故舊曲借褒揚遠勤驛吏之臨特拜雷戍之貺齊誇鳥有姑借喻於騁辭魯懼無鳩領推誠於發藥祇深感抃莫記頌言

除知制誥謝執政啓　王介甫

掾非其稱慙甚於榮竊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又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廉是四端豈宜辱於通臣之列此蓋伏遇　某官以忠純冀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除中書舍人謝陽舍人啓

投老馬閑豢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緻肉朝鴈驚之聯賜札
疏榮又玷西掖絲綸之重鞠躬拜賦舜手知榮伏念某蔑
落無所取材踈遇不適於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
闕而技已窮氣索於三碁之餘腸危於九回之後平生許
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懋寵蜀謂拂衣之去自同衣
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投閒一世高辭起廢
作朱弦三歎之音溢美過情懼華袞九章之服一門榮耀
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爲十襲傳家之寶其爲
忻荷曷可勝陳

除中書舍人謝同列啓

叨膺寀命進直掖垣竊以右文之朝尤重代言之職辭章
跨兩漢之盛冊書近三代之風必得時才方稱邦選豈茲
庸瑣獲預柬收此蓋伏遇某官賢以下人屈而待物素
篤相先之意彌推樂與之誠裁謝未遑流音首及仰味眷
存之厚詎殫愧諶之真

除內翰謝諸公啓 蘇子瞻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優與愧并內自顧於衰遲
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游蓋伏遇某官德配
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雅量兼容曲借

齒牙之末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問之未遑遷移書之
見及其爲感佩雖畫數陳
除内翰謝兩制啓
拜恩天陛叨職禁林實凝於聲受盈其量於時謂之詎寵
顧已以爲深憂惟是瓚賡之材素無施設之用曳裾朝序
坐耗歲年珥筆帝傍真慚祿食既陪西掖之近遂預北門
之遊此蓋伏遇　某官素厚樊憐曲爲借庇報國尚期於
小補銘心永愧於誤知其在感惶未陳崖略
除内翰謝張帥啓　劉　共父
楚湘制閫備數罔功鼇禁代言冒恩愈分伏念某短才何
用朴學已陳四方盍玷於清華兩郡薾書於善最敢期末
路優冐修門分雙炤之餘光恍驚昨夢訪八埏之舊影有
愧重來揣弱植以無堪實資游談之有自此蓋伏遇　某官
仁不遺舊義在相先雖二人同心雅孚斷金之好然巧匠
袖手第懷血指之慚寓書聿見於謝誠端介曲蒙於慶贊
其爲感佩罔既敷陳
除内翰謝長官啓
比叨宸檢進直禁林惟望實之非宜冐班稱而增愧茲蓋
伏遇　某官學臻閫域名冠搢紳揚子好深湛之思孟軻
養剛大之氣中誠許國獨蟠萬卷於胷中慷慨談兵敬運

四夷於掌上既負逸郡之俊仍兼好善之優每憐衰朽之餘曾是交遊之舊力加推挽坐致超踰雖仲尼之數淹兆則行矣碩陳寔之未拜愧於先之方欲修誠遽蒙枉問托雄文於不朽感高義以何窮

除内翰泛謝啓

祇奉恩綸進參國論力避不獲胥處尤慙伏念某識謝通性質之憃愚愧無問學之殫洽逢知昭旦待罪從官遷不俟期寵常踰等此蓋伏遇某官指南朝路推轂士林茲誤辱於光榮諒素為於道地首承謙幹尤切感悰

除門下侍郎謝宰執啓

祇奉恩綸進參國論力避不獲胥處尤慙伏念某識謝通才學非貫道荷三朝之眷遇極四禁之清華備顧問於經紆召扎方朝近陛遽陟東臺顧惟朽邁之資曷稱輔和之任此蓋伏遇某官燮調鈞化勵翼常猷啓導淵衷甄收舊物致茲迂拙茂對寵休感佩之私喻言奚既

加職　郎官　丞轄　學官　執政　椽屬

除大資謝宰相啓

繁纓以朝孰云可假懷璧其罪已亦知危荷獎予之過優

葉　少蘊

愧懇辭之弗獲某少而不敏晚益亡奇仕前望三十人則爲已過官欲止六百石況漫加多故頻歲之懇祈惟乞身之爲請未償此志更沐橫恩茲蓋伏遇　某官功濟華夷志安社稷憫衰逢之一老借以寵光用風勵於四方使皆興起仰懷盛德但愧本心勉欲効勞悵桑榆之已晚雖云代匱顧勞蒭之何施徒有銘藏莫知報稱

除大觀文兩任留守謝執政啓

及瓜而代初無可録之勞秉菲不遺遽竊非常之寵祇承眷渥莫獲牢辭某本之異能過叨重寄空踈之學罔斐然不知裁之鑒拙之材況老矣無能爲也故永之因循者三歲而乞身懇請者六章何其避劇以求閑更復逾涯而拜賜豈無再割人共笑其鈍刀雖亦陳已亦斬其駑狗茲蓋伏遇　某官權衡庶物柱石本朝追敘禹謨恊九功而共治輔成周命倡十亂以同心未遑捨舊以圖新姑亦絶長而補短安國無功自愧本幸罷歸次公有詔如前何能愈治未知報塞徒有銘藏

除待制謝門下侍郎啓

此者豪恩就除前件職名者叨守海邦未周歲籥陛華禁從復玷龍光所望踰涯以榮爲懼伏念某學弗造道才非適時徒永清白之遺風幸遇明昌之盛旦頃從下列遽擢

近班愧乏他長惟堅素守入參陪於國論無補消埃出兼
抱於帥權蔑聞紀律方慮譴尤之及敢圖從逕之加劣内
閣之華資寔中朝之清選固宜俊傑以登用詎可庸虚而
冒居此蓋伏遇　門下侍郎翊賛大猷弼諧元化德既協
仲山之直言符后稷之忠綱紀百僚緝熙庶績容而卿雲
之蔭憂為蟊木之容遂致孤蹤誤蒙顧命敢不欽承聖訓
謹布藩條上酬覆燾之恩次荅陶鎔之錫

除修撰再任漕謝執政啓

轉秦關之漕計久負空飡叅書殿之寵名叨慙非據超踰
分量羞愧面顏伏念某蚤以散才猥塵繁使在陝服為最
久雖粗孰其人情無事功之可書祇益深於罪戾敢忘罪
勉大懼顛擠加以灑老偏親思歸彌甚艱難孤迹省分靡
遑涯冊悃以自陳冀琳宫之得請乃荅過奬未許投閑特
加峻於職名俾載塵於事任顧推論撰之職必資翰墨之
功慚無秉筆之能聲曷稱集仙之妙選當黜復陟歌去更
留雖甚慙於初心益增激於晚節此蓋伏遇　某官以
夔龍之遠業佐堯舜之昌辰方當弼成庶政之隆曾不遺
一介之賤謂其粗尽力顧豈辭難察其本出為親蓋非謀
已特紆顧湜以責衰疑某敢不深体恩榮勉驅駑駘寒顧安
仁之將母雖懷洛涘之歸笑長孺之謀私歎北平之遠期

收尺寸仰報生成

除直閣謝政府啓

聖念遺忠恩加賤息被以絲綸之命列於英俊之躔深媿異恩橫流咸涕伏念某生非競棄分有多艱傳忠孝之餘風識君親之大義念昔先人之遭遇備豪列聖之寵嘉昔事昭陵載登上宰深惟萬世之大本首建至和之忠言挽立英宗胡戴神考晚被元豐之詔大明嘉祐之功奎畫俱存賡歌未遠子孫弗似閉戶寢微獨于必死之殊冀動蓋高之聽果承新渥尽滌往愆乃備載於策書俾增輝於桑鼎肆及孱陋亦玷寵光假守近藩入對便殿親拜睿奬特留中都仰大恩而未酬顧小器之已覆念承家之責獨蕞爾之身知爲長之難忽宣然於衆口固自慙於不肖幸俯察其無他乃因慶澤之行還付州麾之寄加憐衰緒過錫誤恩稽圖籍之攸諸列蓬瀛而比峻矧遘重熙之世尤難並直之才顧實何堪猥叨茲選此蓋伏遇　某官以孔孟之學兼夔龍之才伍冠維垣同符呂望宅分曲阜比跡周公收當代之時髦各因其器能而彙進念累朝之故老不忍其門地之獨衰維先子之平生實傾心於盛德遽更流落最倚衰憐偶一子之僅存復敷奇而可憑稍知世職俾嗣衆聲遠以揚先朝置相之明近以稱睿主念功之孚下

泉祓其滲漉志士以之激昂豈但孤愚獨承優渥某敢不
力遵先訓勉正壯圖修已克家無墜百年之舊德捐軀報
國不懇千載之昌時

除閣職謝宰相啓　侯彦周

潢池息警責偶寔之興冊府陞華恩遂叨於躡等豈以
轉輸之薄効遽參文字之英游靜揣僥踰悉歸陶冶竊以
中開四庫上應二星蔚為俊義之居允高論譔之職蓋編
名修潤色之末而綴武言語待從之班凡自外遷號為要
秩養賢侍用類皆菁菁樂育之材礪世疇庸必有顒顒可
書之事如某者荼然綿力陋矣謏聞以狗續貂蚤從大夫
之後問牛知馬浸成俗吏之歸不唯舊學之荒唐自分清
塗之曼隔第堅素履庶免空餐侵尋遲暮之秋重疊光華
之運蠻氛翳海嘗乘傳以招徠榱僚依山亦飼師而討臧
功何敢冒職所當為豈期眷奬之隆猥賜便蕃之數況石
渠虎觀所以待環偉翹傑之士而伏臘杕杜何以厠紀述
制作之聯顧不次以超除實有漸於非據低徊隨牒僅同
楚士之肉人偃僂循墻深愧鄭卿之辭邑此蓋伏遇　某
官雞明庶類勵翼群工同德相須運精神於一堂之上徵
勞必録勸功於利四海之間遂使妾庸亦叨晉擢某敢不
策其疲駑收以桑榆豈徒焜燿於榮名要在激昂於懦志

珥筆靡一辭之措雖懷竊位之譏登車勒四牡之馳姑釐
在公之節

除閣職謝宰相啓　程　予山

幽谷孤音陶太和而俱作嚴宸茂渥忽非據以颺榮祗服
恩靈殫深宸懼茲蓋伏遇　某官以仁義典韶濩載賡巖
廊以禮樂易干戈緩靖海寓故衆美之備具諸福以沓来
俊又嚮臻曾何數於皐朔頌聲胥穆蓋遠繼於猗那微健
筆其誰宜焉豈老生敢專數事無詞累句亦寖見收延閣
崇名猥加褒責在於流落至所寵光某敢不体朝廷含垢
之慈勵畎畝顧忠之志指青山而長往恩自棄於明時鏤
白玉以紀封尚竊期於後日

除閣職謝宰執啓　程　予山

畎畝小忠不忘自獻絲綸異寵亟冒隆恩祗服榮光彌深
感涕竊以大雅之音不作盛德之事無聞屈宋勃興蓋仍
止乎正義班楊繼出已充入於虛辭然氣骨尤高而淵源
具在粤時以隆斯文遂卑此典之音莫傳形似之功益勝
蘭茗翡雖或可觀元酒大羹鮮能知味故以楚騷之芳潤
要亡穆若之風與夫漢頌之鏗鍧終乏簡如之趣抱孤懷
而誰語悵崇伻以何遑妄輒一鳴猥叢三嘆茲蓋伏遇
某官身當間世家自得師絶識超於群言獨探聖祕妙技

窮於真訣更加恢奇惟憂患荒樂之餘皆饜飫沽丐之及第甘泉之賦亦許兼收擬元和之篇但慙不躋某敢不載尋舊學力勉新篇非堯舜不陳安尚有靡者恐籍湜之版諒豈其然乎

除虞部謝執政啓　蘇　叔黨

擢從冗散未書歲月之勞寵被使令孟錄消埃之効伏念某箕裘未學偶玷名科標櫟棄材寖階賸仕服勤州縣之役粗謹簿書之嚴屬此繕榮與於奔走竟收梓杞慙無匹石之能經啓山林遂掌虞人之職量材何有拜寵若驚頎非借助於游談又乏先容於左右夫何異選亦及庸遇此盖伏遇　某官以道事君用人惟已得育才之三樂無求備於一夫尺有短而寸有長將收簿用歲有餘而日不足責以後畾某敢不盡瘁捐勞量功亢事期少殫於夙夜庶粗合於生成

除郎中謝執政啓　唐　元佐

風宬賜對仰瞻北極之庭蘭省聯曹濫應南宮之宿寵踰意表愧溢顏間竊以貢諛膺前席之求具道悉神之事相如參給札之召諷誦游獵之詞會無補於蒼生多有疵於濫說觀其所主輒了爲人初受知於吳河南豈名世者既見薦於楊得意彼何人哉每觀班史之文竊笑漢儒之陋

曷若盛世誕敷遠猷聖主以文王之德之純烝髦士而並用真相以周公之才之美延白屋以同升拔茅有取於彙征采菲不遺於下躬致令品彙對清光久馳魏闕之心適應鈞天之夢寢玉堦方寸之地奉天威咫尺之顏敷陳繼述之謀推明寬大之詔備論本朝致治之美比隆三代享國之長仰契淵衷欽承聖訓一見決矣幸逢大有為之君四方訓之當行不忍人之政允為太平之治遠追上古之風豈意葛蒉之言有合晏旒之聽特頒宸札陞擢郎曹顧無起草之姿濫與懷香之選誰為道地有此遺逢茲蓋伏遇少傅太宰相公以王佐之才膺千載一時之嘉會以公輔之量幹九州四海於洪鈞每嘉善而矜不能必舉直而錯諸枉旁招俊乂過聞閣之公孫獎鯁人倫始築臺於郭隗取人不求其備相士豈失之貧遂令陋巷之書生獲覩清朝之公議念上臣事君之意本自無私契古人知己之心於茲無愧某敢不激昂晚節砥礪愚衷顧來事之可為雖殁身而不殆掇犀角而擢象齒自視何堪附鳳翼而攀龍鱗庶幾有待

除左丞謝宰執啓　蘇　子由

誤豪詔恩遷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傴僂以循墻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切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

上參萬務之機下總六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者家世甚寒資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峻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蹕等以叨榮此蓋伏遇　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畯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亟為之先容坐致空踈誤蒙甄拔其為感幸難盡言宣

除右丞謝兩府啓　程子山

叨奉寵虛濫陞陪輔翼陳至懇祈寢誤恩昭旨丁寧訓言深厚矍然趨位惕若包羞竊以歷世相沿建官失序名實皆察源流弗歸茲及朝治特新聖作本賦政於三省分聽治於六聯摠特條綱是寧丞轄某材之長伎仕無顯勞幸遇聖神之知久叨侍從之列俾長選部甫踰期年退守江湖之鄉是惟夙夕之望迺蒙寀寵擢與國鈞此蓋伏遇　某官作勵人材指南時論廣廟堂之鉅庇田甄冶之餘功致此妄庸過叨事任某惟堅素履用荅殊私

除太博謝政啓

里閈湮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邃驟被詔除夫何逖遠之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煞鬢於萬寓課以度程嗣絕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為儒者之光於秩雖微

所繫甚大苟訓廸漸摩之本曾弗玩心則呻吟佔畢之餘
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軽如某者氣稟頴豪志尚疎
閣定交鉏槩不知歲月之多借路帝絃未覺悔尤之寡每
因宴豫切自揣量惟材譾故不足組豆英游惟識眊故
不足權衡世変繼以閔憂之積益於寵利之疎于命義而
徼求匪惟失已飾庸虛而眩鬻又復欺人欲粗試於州縣
籌領之間曷能自通於廊廟鈞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
知拜賜之端意者槩視親疎曲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預
懷蕪廢之慚寛奔走之期使尚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
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然何以領此斯蓋伏遇 僕射
樞使相公翼宣天滓弼亮皇猷深惟封植於丕基疇若
招徠於群獻荆金梁鐵貢九牧以並登粤鑄燕函列百工
而咸在多取或容於舛誤廣求遂待於孱愚某敢不綿繹
舊聞研思微旨千年蠹簡儻輸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荅
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除國子監丞謝宰執啓

三年祠禄幸養疾於江村一日除書叨承監於國子辭不
獲命懍無所榮伏念某之通明之才守迂拙之學三休自
慶素竊慕於忘懷七審旁求實有稽於立志明乎憂患與
故察乎好惡惟人九卦而三陳百慮而一致皆上古聖人

重世之訓矧先進君子精意之求盡已以達庶物之情攷古以證當今之務茲無流弊始中經權若理事之末融豈變通之無礙於斯未信追暇應求退讀先人之舊書精窺小已之未至察交養於動靜体升降於陰陽敢逐安居庶幾復志信不宿諾義無難辭周旋世舊之知容與秦淮之上會皇天監悖理兆亡之虜當聖君舉承天應変之師六飛来臨群賢拱輔誰謂邇臣之薦適當一介之微誤入陶甄濫塵器使此蓋伏遇某官道廣而多可德大而兼容成就衆材故不遺於葑菲經綸大業或有取於蒭蕘敢覬衰於驟玷新邊某謹當遵明典故祗謂簡書守職是恭持已無怠察進退之義稽用舍之宜兩或難全一以正勝敢黾報於明德庶有據於孤蹤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國子博士謝丞相啓

上有恩言許解男邦之役生無朝蹟驟為國子之師出諸金布之塵埃覿以誦絃之文物一陶厚矣重拜矍然伏念某命與仇謀老將疾至垂獨釣於水井是將何求駕隻輪於羊腸乃以望進既未能以此而易彼又何病持方而入圓環顧此生渺無所立落月滿梁而不寐山鬼吹灯而莫驚搔首著書頗欲為千載之計折腰作吏長恐寒三徑之盟淒其歸心已焉榮望忽傳郵於細札俾教胄於成均起

高士於鷗鷺之群近時已寡擢俗吏於山水之縣此事久
無茲孟伏遇　某官身為太平之基首出中興之相盡發
其七六經之學以幹萬微將恢此一四海之功乃兼群策
惟是門下之賤士倍費化工之窓庸孟數年傾倒以奇其
人乃一日甄冶而有其惠某敢不勉耘其業無負所知士
自有吾相以為之師如周公者愚當與諸生而激於義獨
何蓄歟

除太常博士謝宰相啓

使坐奏陳幸俯垂於淵聽曲臺訂議驟躐處於清塗繄大
鈞之無垠致小子之有造得非所望愧甚於榮切以奉常
禮樂之司博士儒學之選欲情文之俱稱既賴講求顧損
益而可知必資裁正自非學該流略識同本原宪古今沿
革之宜達聖賢述作之旨何以剖析凝滯折衷異同制度
考文責飾仰裨於盛世設官分職直清可佐於宗儒豈伊
疎庸足備推擇如某者才如轆線智匪囊錐問一得三幼
被孔庭之訓在十去五長語韓子之窮雖荐中於儒科抑
久勞於吏役倦游州縣每同鳧鷖之行夢想都畿絶望鵷
鸞之綴人誰怜者止或尼之自知凡骨之難仙殆覺壯心
之已老忽叨召節俾對旒悅驚汎滯之餘頃有遭逢之異
燕辭狂斐粗吐愚忠陋質畢凡寧逃屑鑒屏息自期於誅

謹量才敢覬於超踰遽奉恩言誤豪親擢特借哀褒之寵
遂司綿蕞之儀扶序寖陞脫簿書期會之故聲容有赫獲
進退揖遜其間初無蒲木之先容不待冶金之自躍盡出
生成之洪造是為特達之深知感不勝云報將安所茲蓋
伏遇　某官忠衛社稷道貫堪輿任重經邦屹擎天之一
柱德隆輔世峙鎮海之三山自專秉於國鈞爰載新於治
具既覈名實以稱上意復躬吐握以收人才禮以導中樂
以導和務贊襄於聖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將協濟於事
功不遺一介之微上達九重之邃眷茲毫髮悉累陶鎔某
敢不仰戴殊私益堅素守議禮不專督吏警嚮小已之寸
長銘功以示子孫願紀我公之成績

除樞屬謝宰執啓　許蒼舒

遴班綴於中都已拜訓辭之寵備編摩於右府更叨除目
之榮被鴻造以頻仍拊微躬而感愧切以樞密之地實惟
政事之原惟幄運籌有社稷經綸之大計夙夜基命皆廟
堂獻替之遠猷雖當嚴祕而不傳詎可寂寥而無術故專
分職時俾奏篇參周官宰事之聯倣漢相議書之任布文
武之政於方冊足觀紬繹之能處平勃之間而從容允謂
清華之選以先名輩以稱要途如某者學不足以造微文
未之於逮意著龍無用久見用於詞場畫虎不成晚遂從

於門祚半生艱厄萬里羈栖端笈策龜虛詢於筮卜引帆
結柳每愧於霜星自托命於陶鈞遂脫身於州縣逡巡累
歲僥倖三遷雖食俛日而出易衣未改窮愁之嘆然月費
錢而歲糜粟已深尸素之慙方與莊叟之歌敢獻揚雄之
賦倏爾扶搖之借借居然寒谷之回春以江海之孤生獲
奉昨朝之對以塵埃之冗秩俛動異數之頒衰朽生華文
親改觀詎意矜怜之素更造化之私分以餘光引之自
近受知黃閣初無三語之稱借重歎掘曷佐六奇之畫凡
茲忝冒皆出生成茲蓋伏遇　某官標準斯文陶鎔多士
以天下之重而自任綽綽有餘裕哉立邦家之基於太平
廓廓乎無事矣深惟掾吏寅奉機衡每於辟召之間務極
選掄之術方將注安危之意共建事功必小大咸忠良
之懷庶能勵翼夫何無似亦荷兼收某敢不仰体恩知恪
居官次凡一日二日之務謹大書特書之文從兩府高士
之遊誠有慙於非擾備東曹邊瑣之列期少効於愚衷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二十八

謝除授啓

館職　監司　守倅　汪彥章

除館職謝宰相啓

沉迹下僚分無它望受知英衮恩匪素謀從稠人忽被於詔除豈薄伎可堪於時用蓋師席託十年之舊謂書林叨一日之先猥以名聞使之序進伏念某起家寒畯甚承學缺如早慕功名未歎儒冠之誤晚諳夢幻方驚客枕之迷三陪御府之英五見長安之閙華髮駸駸而欲雪故人落落已如星自笑蠹魚生死不忘於文字有同鳧鴈去來誰計

於江湖甘爲襆被之行少寖瀼鈆之責孰云誤寵更及微
軀守是正之遺篇參編摩之載筆既潤爻枯之轍仍安屢
統之枝厚德難名當於古人求耳餘生未泯期以國士報
之茲蓋伏遇　特進少宰相公偉業格天宏材周物人臣
名世之盛者天子舉國而聽焉伍雖次於周公美實專於
伊尹制作悉還於邃古經綸蓋積於平時吳邑縱囚異政
流傳於父老虞庠講藝微言厭服於豪
英銓曹力挽於鸞單憲府靡談於陰伏洎陟綱維之地尤
輸藥石之忠沙合南臺知千載真賢之出春回東閣喜四
時元氣之新凡貢嚳以懷奇皆願忠而望賜有如孤進茲
爲曲成雖大鈞播物以無堰寧私小已然飛鳥依人而自
愛敢有它腸

除館職謝宰相啓

劉　夷叔

付所不可受非其宜豈惟內慙誠恐上累國家闢三館之
地聚四方之英無曰限於按讎尚有兼夫教養秉馬在廐
責步武於鴈鶩一鳴驚人庶騫飛於雲上故載之行事率
名世之魁傑而傳於後世猶相當時之風流洗大夫以古
令粲然具舉措斯民於事業信美不難厥非精而造元元
本本之深孰能真以正籍二紛紛之僞某職趨凡下性資
重遲徒緣家貧須決科而求仕既乃力困卒望道以迷方

第側聞長者之風免下墮小人之數吁其老矣尚何夾哉
適飽釐盬顧畢多生之債俄分未墨俾窺未見之書事無
補於秋毫恩每隆於夏屋蓋伏遇　某官股肱帝室蔽皇
猷正已綱以濬治原招俊乂而植國本觀恢恢餘地之有
于何不宜必靄靄古人之多夫然後靖乃社稷九官始能
辨此豈漢唐諸子所能議之顧茲榱桷之瓊林曾是門闌
之舊物罔遺餘力為惜此生義重丘山報輕絲髮請試加
於鞭策用少荅於鈞陶儻未奏子歌之篇前承中璽仍當
獻臣愈之頌大侈元和

除館職謝政啓

蘇　子瞻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靦顏
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為首冠育
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
至矣知寶玉與瑂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楩楠
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
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
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
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
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
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

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秉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為毀譽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絶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某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憃愚可為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斯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　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已任欲辨大事務兼尺寸之長將求多聞故消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除館職謝宰執啓

蒙恩授前件職者祗膺東擢伏切兢慚切以朝多俊乂之官肆儒林者無幾士以藝文而進登冊府者為榮石惟渠天禄之深嚴比藏室蓬山之清切雖百代闕遺之典無不充牣於其中必一時魁傑之才得以優游於其地自非富

於實學敏以多聞通七録之摠凡宪百家之体要豈非僥
冒以玷寵嘉如某者起於寒微性復昏滯少而好學竊嘗
有志以在民仕則數奇遷以無能而故事賴君仁之寛大
絀吏議之刻深褫去一官廢之數歲窮非愚失信天命之
自然困則思通在人情之不免會叅恩而湔滌復荅禄以
流離區區笇庫之間碌碌斗筲之役壯圖銷耎睡如厌燼
之殘舊學彫零茀若蓬茅之塞自宜安擯棄之分無復有
斬嚚之心不圖至明特振淪廢引自窮山之邑預讎廣内
之書出憂悲患難之餘脫文墨米鹽之冗辟居講習皆英
俊之與同開秩詳觀悉生平之未見其為私幸周已自知
況復識不足以辨歷世之失傳學不足以明前人之疑闕
此蓋伏遇　某官運平大政裁叙胖倫不以一眚而廢人
上輔寛仁之治惟恐一夫之失所務均宰正之心躰大易
之不遐遺本商書之無求備致此潤澤施及頑駑苟非木
石之無知敢忘大賜猶冀桑榆之未勘少荅洪鈞

除正字謝執政啓　董　由

横搓問漢對北辰樞極之庭貢羽登瀛直東壁圖書之府
恭承睿澤祗奉訓詞俯伏拜嘉愴惶失據切以五帝之後

書畫殊躰六國之世文字異形史籀興而鳥跡亡隸邈作而虫篆散遺燒未泯尽亡保氏之六書殘燼僅傳逐変史官之八体三千餘簡而初存大誥四十七篇而獨得中庸傳周書於魯大師尚存典要得商頌於正考甫僅識儀刑禮文藏於理官樂舞隸於軍正維詩備絃歌之奏得以幸存而易爲卜筮之書由之不廢斯文未喪大道將興出遺簡於庵中得斷篇於渭上群経聿備異學兢名古文百篇尽收魯壁樂書三記咸出献宮混兌典於濟南分魯頌於燕圡學官講業偷合訟命之三篇博士傳経僞補冬官之典陋儒守誤曲學自私見道不明談経多蔽竇公疑司樂之僞蕭氏詆康誥之非至論左傳不解春秋謂夏正盡模世本明堂月令雖雜出於秦書時訓職方猶見存於周制大則得於簡牘小則出於勝囊殘編亂六代之遺聲斷簡失三王之舊禮離易経之訟卦豈亦未之思乎刪孟子之外篇蓋未如之何也由是経術遂紊傳注益繁破大篆爲秦文已混横直更舊科於漢隸遂遁方圓殘経不悟於郭亡闕文徒存於夏有泰誓出於河内諸儒咸以爲疑虞典盛於江南學者皆以爲妄雖武城之書尽信而湎詰之篇俄空長楊昧於衮鉞新書蔽於暴虓易或脫去無咎擅以補遺書則改去無頗因之失當上頗糾暴之莫訂索隱行

恠之相仍箕子明夷誤著該滋之實尹躬西邑竟從先叔之訛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至論二擅非聖人方幅之典謂五官廼戰國陰謀之書議理或昧於魯居引詩無分於楚些觀文王之德三說盡離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書殘武殪頌亂湯齊天地一壹評書固昧陰陽旁睨求義則非況夫鳥鳥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臧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絶下則對因去口偷合俗識私釋民謠理苟昧於參稽字因失其纂括斷殘莫續疑誤相承造為百二篇悉從私意斷於六十字自託前言棄合而棘氏微足省而殊姓絶叙作左氏妄續貨於漢朝題為連山濫購金於隋室分差真贋日甘守工書立書誚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隸躰散亡共守鳶声之鉞鉞析異文於鍾鼎合欵識盂盤於鎖定銀鐺之名車改金根之目不知篆字釋經方論於旦明徒守籍文立典遂惑於由欘誤看望杏私定弱枝總分章狀童知之非尚守嘉予嘉猷之是記文既異和一束二絲之為亥進盡賢臣之相亂悉述姤姤之共迷汗簡家傳漆

書私定郡章立伍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家蠹殘未整缺僞寧論推字以十八公為松評文以一萬日為昉淮南則田下於亢為畜陽水則雲上於天為需會意則背私為公辨方則反正為乏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折為三刀之州託妄人山借言鬼木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試定経之名誤合日月之為勇此絲奚擾足車寧依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黃頭漫爾白日謂何鍾鍾叶品之未明協協葉葉之徒論酢醋勇義種種互聞愚忘未辨於聲柴寨莫窮其躰告存牛口信假人言竇

竇詎竅寓名於悳亂亂乖乖忤觀覿豈足以諷國至于雲暴昏荒而定義見於方正仁信之病時襲固殊飛謬成異巧議區訟本岐山之址分訟卦為葱嶺之東罔知終辟以成朱莫悟季春而出火是知津矣故書尚全續莫大焉古字或異以祈禳為相近移餘聚於獵闖不學或至於面墻虛造務傳於鄉壁揔不可於叵楚字漸離合顓孫於申秦聲浸失狐疑猶豫號於別義鷁戶牛從斷以非經輩搖未聞顧後世作字異爾繁纓不改賴前書引未明之圖籍捐增篇第褫落別風誰雨傳殺託文於奇漱石枕流孫楚肆言於誕分章改紙而悉以別讀

片札殘行而易以異音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
十九類書益已亡著論猶見疑經立說敢期於證聖不耐
無樂賴古字猶有存焉彼徂于岐嘆昔人以無知者繁章
條以成一家之說增篇目而合二傳之差疑捂後生破碎
大躰脫去半字劉向屢傷詭更正文許謹重嘆顧雞斯之
仍陋豈唯霓之未分故言非通六經之旨則益有不知至
謂非精究小學之徒則莫能致辨宜求博學以正微言某
嗜學無成守經多泥自惟斷斷而無他技不能録録以取
世資讀書未識傍旁敢當刊誤作字但得點畫安分取辨
疑顧梁麗不能春城在納屢豈宜織錦以俗爲累不能辨
鄉邑之山是古成愚罔知斷里閭之社疑字輒過異人未
逢快意適於當前讀書不求甚解執簡未免伏臘幸逃雖
左朱右黃未嘗去手然賦白分黑徒覺費心造理未能兩
忘思誤更是一適顧已貽譏於許録蓋嘗未論於追耒部
改于壘世謂不師陶篤文從菟苞人嗟未本機雲誤存毋
二間之爲航安識門五日之爲閏得遺扎於干禄躰或背
經求異書於正訛名皆異實徒以籤勝錯舛簡冊拳頊中
經既廢而傳習寖衰小學又忘而訛亂相屬承誤或因於
臭朽執疑遂守厌殘顧再殺青不量削墨獻章左氏希洪
渡之緒正科文抗論前旒祈子幹之裁定聖訓明詔假編

摩之任睿恩兼是正之司但仁壽置官古文廢而不用開
元分屬奇字祕而未離徒有詳定典籍之名未舉刊正文
字之職況聯班昀府尤職中臺自漢以還特號老氏之藏
室逮唐其後至謂道家之瀛州策府增華儒林推重是謂
殊常之選宜登絶異之才誤託綴文浪作蘭臺之令史猥
因載筆敢辭公車之左人顧將獲東觀未見之書抑亦舉
西京已墜之典念擾擾故何為者豈區區敢取正焉尸倚
相之官未力讐覆餗耀卿之業但守闕遺嗟猝劣顧如形
何昧聰敏則亦性也察部景整比之莫效顧文籍盈漫之
難功淺學寧施寤聞知惟自恭忝切誰許冐居固知幸物
之為特益信大鈞之造命此蓋伏遇　某官道熙帝載德
亮天功允升大猷置君於無過之地紹隆絶業措國於不
拔之基廷論倚以為平朝綱賴之取正大明中天而物無
邪景疾雷破山而至無妄情遏絶狂瀾作時砥柱戀之聖
緒為世泰山惟克享天心行千載一隆之道則輔成配德
當萬出遇之時身任天下之安危道合聖人之用舍三官代
並治之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之功五教兼施盡孟中
養不中才養不才之德是宜朝有著位野無遺材典成巧
治之私特假吹知之力逮茲冗散亦彼選掄某敢不益謹
官常恪修職守網羅遺失緒定缺殘知鳳為君子之徒明

皆自正謂馬本諸侯之乘取固可名雖不敢妄下唯黃尚
庶幾能分壯墨誓殫冰技以報洪私

除校書謝執政啓　熊　予俊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稱道家蓬萊之山何嘗夢到
猥令射策遽預紬書浪登碧漢之槎實出洪鈞之捕竊以
天澄東壁二星交映於皇圖地遽西昆辟玉並森於帝策
四更歷代咸聚珍文若漢則設承明著作之庭如唐則置
麗正刊修之院徠諸俊布在其間逮我聖朝崇茲儒館萃
向椎之博洽校流畧之浩繁運際治平嘗命大臣之舉數
統傳元祐亦詔近侍而薦員故往日之得賢惟此時之爲
盛光堯再造復古重熙自定制於紹興每育材於天禄映
青藜而遇太乙共記昔傳依紅雲而近玉皇多由此擢聖
上遠遵鴻業近述燕謀眷渤海之神州聳瞻來幸鴛崆峒
之仙杖亟詔下臨加帝藻之發揚增士林之歆艷宜悉諸
於俊茂豈尚著於疎庸伏念某學膚淺而不根辭底滯而
無韻嚮者分教獨冷著書自娛緣宰邑之務煩放紛既久
幸董工之職簡次績惟新然驚齒髮之衰方擬田園之去
豈謂即長安之捄遂容窺廣内之藏已則叨逾人焉咨歎
此蓋伏遇　某官詹熙帝載樂育人材惟取以無方故靡
間颺閩之陋謂老而有志亦使參渠觀之遊某敢不仰戴

厚恩俯研卑慮清閑拭目閱乎生未見之書安靜洗心習
前輩已行之事亦可弗畔乎不知所裁

除校書謝執政啓

誤豢公舉既不能安分而終辭濫俾試文又不獲竭愚而
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祗有矜慙安知榮觀竊以校讐之
設始於漢氏之求書員品之施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
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
之華近閶闔鉤陳之邃至謂道家群玉之府孟豢天官東
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来於閑暇之
日而官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歆知其可貴祿已
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共惟治平之初深有講求之意詔
四一二輔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為
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
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毋思齊之聖當成
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取之之意
則歆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方
又欲知其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切思在上詳延之若是
則觀意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耆髦以副側席如某者系出
簪紱單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
煩丞弼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来閱九奏於洞庭徒知

神駭飛雙鳧於渤海吏覺身微如某陟岵永悲卧彰父蘭
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誠無敏手雖欲
自勉竟不能奇攻古不寃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濶主父
屢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誅十策乃徵於一得正使
慱亦欲正劉晏不正之字固有折衷靜言所遺良出於幸
斯蓋伏遇　某官傳百聖道為一世師不待文王而興自
任伊尹之重大儒之効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
容淺陋亦誤采取昔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憩勝城以
愛書從院吏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
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為卑賤而可喜而況加以樂育借
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巖穴幽奇之咸在世逢有
道之會人望太平之期有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
難彊猶將奮發於有為某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
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儻以功名而自致

除校書謝執政啓　汪彥章

延閣鼎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為郎席寵則優語心
而愧韋謂治非文無以追古而人惟學可以發身故宗祖
問學館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庭分畱書為四部而詳及

於自將急就之學於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生未
見之書豈惟求編簡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大然自臺
閣興於漢逮今二千百餘年合藝文至於隋無慮三十七
萬卷中值九流之紊浸更五厄之餘悠悠真偽之相承憒
憒信疑之莫決典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背
斷以淵表之獨固已上符聚壁奎星之象何止下擬蓬萊
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爲榮或恨資高而不得如某者早
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戇愚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迫身而不
救十載常奇而少偶一官數免以稀遷比衒恤於江湖幾
捐生於溝壑間関至此萬自意全友復思之有如痛定尚
以闔門之百指託於謀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得
斗升之水斯活矣敢圖過聽坐獲僥求起愁居攝慶之中
綴顯秩清資之末矧昔陪修於盛典蓋嘗寓直於英賢董
生何止於重來應氏遂榮於三入此蓋伏遇　某官學傾
萬古識達舊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杜兼房而輔政
初不言功既孜孜功業以無遺猶汲汲人材之爲意故雖
孤進不壅上聞某敢不綴補闕文討論奇字雖秉鴈去來
之何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已負事親而志
爲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除校勘謝執政啓

歐陽永叔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仇之職辨正爲難委方冊於
程文折群疑於獨斷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
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
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閎呪乃西昆冊府
備帝者之求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
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摠辟言而慱達則何以効官天
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蟾而辨蠹如某者器惟
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惟之苦入橋
門而着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坪敢希一日徒以寖潤
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悍堅而難入少作
何悔終彫刻以無功早濫吹以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
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歛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文美
而將落思几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
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内
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
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墜冀曲造之并容俾
考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未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五
能盡於是矣鈆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罔無可善之文過
辱大優之等俾從寘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
睿涅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閽乍趨迷目睛而眩

轉荅臺深敬近星象以昭田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内循忝據有溢情涯此盖伏遇　某官奨物均樂材推美圖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除編修謝宰相啓　汪彦章

隨牒南州坐移再閏紬書東觀還並群英頃溧治之地寒知生成之恩厚考前古相承之載籍推本朝最遠之提封作九州箴掩神禹底平之迹表萬里道過關元全盛之時欲知共貫以同條要心放圖而數貢故前日侍臣之有請謂聖朝盛典之當新乃開府冊之庭大集儒生之類陳發中秘網羅異聞凡山川區域之分與戶口人民之數封割并吞之世次更張沿襲之名稱皆聚此書如指諸掌必才兼倚相九丘風土以周知非學至陽雄諸國方言之孰正號稱極選延致異能朝備討論夕齊華要將託名山之不朽豈容苦海以兼收如某者結約亡奇嶔巖可笑既師友琢磨之晚仍憂傷憔悴之餘頃掌預於編摩中旋煩於汰斥一行作吏三折知鑒居類癡人知未嘗於忘起敢圖朽木時亦及於向榮身既脫於南冠手還遞於西日恩踰分願感溢名言茲蓋伏遇　某官學無不通而高明氣有所養而剛大侍言帝幄聖賢相傳益章退食家庭父子自為

知已居老氏道家之室纂周書王會之編畫壁分州蓋慶於茲爲盛發凡起例宜游夏不能措辭何取孤生亦參能事某敢不益求學海無廢師承庶收下駟之長少救束暍之失雖谷寒無黍惟暖律以能生然翕怯傷予聞虛弦而亦下抑推轂無重向隅蓋平生一飯以必酬豈厚德千鈞而不執

除授謝寺丞啓

仕本爲貧已又冒軒裳之寵耄而辭位更叨居爵齒之尊愧集汗顏喜過榮顧伏念某久從螻屈不敢求伸迨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國學尚齒執醬之餽寧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樹尚寫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時三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特操不回於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兼平念修贊見於恭梓之初已奉賞音於慙棠之服殆茲僥冒又出提攜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賡使君襦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宪

除授謝舍人啓

孫仲逸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摽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山游列冠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某憃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收少所謂諧偶自惟投閑置散

無所用心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詠掉
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感嗟怨懟賦南山種豆之詩低自
傷流困窮琢元都訪桃之句不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
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種之感游談借重太乘垂褒青
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蹄祝颺窶何所歆之奢伏惟
最尊知怜溉枯朽於流潤之餘出閤室於容光之地圭璋
借光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
之歎莫申擁篲之私其為悚慙莫既占叙

除授謝舍人

溢言借譽賜扎疏榮自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岐路尚許
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床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故南
北海極無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鍾之應伏念某距門
墻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
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嘆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
寅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　某官名鳳閣鸞臺之彥紬石
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
貶之實若日下茂陵求遺藁於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
於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乏無能為也豈堪備黃髮老之

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

察官除憲謝宰相啓代　　熊　子復

栽惠文之冠蔑圖報塞紆直指之繡又玷選除戴洪造於巖廊控危衷於竿牘竊以久叨其位而不能增臺閣之氣事固可羞新冒其選而無以厭部封之心時益為懼使孤蹤中外以聿試由巨捕始終而弗遺伏念某學術空疎才資底滯聽民訟於下邑服簿書三載之勞榷商貨於中都職筦軍二年之冗方自需於蒲秩忽召對於明庭擢陞六察之聯分糾百司之務碌碌莫裨於風憲悠悠但愒於時陰猥誤君恩寵將使指揚臺府之呼唱尚思舊遊皇皇原隰之咨詢方勤遠役叨榮有靦拳實無堪此蓋恭遇丞相任重降天才高命世人主論一相獨專宰柄之持大臣慮四方尤重使華之遣有如么麽亦傳平反某敢不省其已能勉所未至盜無使莫冀先靜於潢池刑不可淹顧更空於囹圄庶圖消滴仰答宮垣

少儀除漕謝宰相啓代　　熊　子復

奉常何補顧歸舋於田廬造物靡遺俾就輸於原隰仍寓寶儲之直以光英蕩之行敢誇衣錦之榮祗益負芒之懼竊以冢宰制國用遵方重於漕權使臣有皇華寵莫榮於鄉部矧颙閫之奧境寔畿甸之鄰封必簡瑰材綜核名實

而職乃稱有如扵質投置閑散而分所宜豈圖块北之私
曲畀澄清之任伏念某學惟泥古智不適時自冢朝廷之
除甞玷臺省之職簿書獄訟在而已出憂忝於將明玉帛
鍾鼓云乎哉入幸陪於制作閱時久矣省已缺然止足何
求敢望追於振鷺退藏是欲徒竊羙於冥鴻亟攄馬罷之
誠過沐便私之寵且平時誦說僅同老生佮士之常談俄
故里驅馳殆出庸人孺子之不意誤恩持厚積愧彌深此
蓋恭遇　僕射樞使相公曠代真儒經邦元宰重華協帝
既親相於唐虞衆美効君更自期於房杜除租庸之使必
簡於臺閣欲才穀之問弗至於廟堂謂其舊俗之既諳知
某外庸之已試周其懷土付以觀風念昔此方固有鄉賢
之奉使至今猶誦莫如慶曆之名臣曾是非才尚慕遺烈
某敢不策其未至擇所當爲矯激好名顧私心之曷忍縱
弛害治亦公議之弗容政勉則於中和利庶傳於久遠

總賦除漕謝宰相啓

總軍儲於荆楚已試周功將使指於甌閩又叨改命仍寓
寶儲之直以光瑞節之行戴隆惠於叢廊控圖帗於竿牘
伏念某稟資甚樸賦分多奇雖早涉詩書偶有世科之忝
而晚更州縣曾無官業之稱屬聖政之鼎新因人言而擢
用昨以郎曹之職出分兵賦之權錢穀之問不至于廟堂

適丁盛際租庸之使必簡于臺閣猥及非才旋膺一札之
褒就畀九卿之貳茲承召命束裝已次於江皐既奉除書
攬轡遂移於海嶠仍參華於內閣以借重於外臺溶于西
清瀹寄雋遊之末憲此南國莫知斅政之原龍光押至以
甚榮駑下靡勝而為懼此蓋恭遇　平章僕射相公才高
命世功大格天民方聳於巖瞻物盡陶於鈞播伊尹專商
之美恐弗被於一夫姚崇佐唐之興務先擇於十使有如
凡鄙不忍棄捐某敢不愈勵孤衷益堅晚節顧周原之逖
歷既竊光華奉漢相之教條共臻清淨

除茶提舉謝執政啓

王　廉孺

緜力寡能本無堪可誤恩過聽輒奉使令幸雖至優私以
為愧伏念某讀書有志學古無成少為章句之儒晚食世
家之祿侵尋州縣已負初心奔走塵埃訖無小補凡再更
於邑政亦粗練於人情雖敲朴喧囂未能免俗而簿書期
會要在安民會無赫赫之名第守區區之意在退聽而乃
可於進趨而豈宜矧惟富國之資尤重擿山之入內周民
用外給邊儲商賈既便其貿遷羌虜亦懷於互市利寔云
大法罔屢更苟開塞之得宜則公私之俱濟肆聞遴選爰
屬鉅人輟於圖書近侍之嚴付以秦蜀數路之寄顧事權
之輕重亦責憂之甚深維總制低昂悉由於心計而推行

緩急必假於吏能宜咨敏達之良俾贊劇繁之務豈容逞
懦可副馳驅者躬以思先事而懼此蓋伏遇　某官以忠
報國用廉取人才長或録於談間片善不遺於門下雲霄
高舉寧資背上之毛斤斧旁求遂及溝中之斷載惟孤賤
竟叨薦藉之榮某敢不仰佩眷知益勤榮勵言如有補豈
忘千慮之愚材實無奇願効一割之用

除度支謝中丞啓　王望之

佐郡遼西未展勤勞之効治財畿外復叨任使之私自省
庸虚實增震悸切惟巴蜀之奥素號桑麻之饒科斗萬言
家有卿雲之學導鴈百畝人多程鄭之僮而乃陸馳秦晉
之遥水下荆湖之險轉輸兹廣調度爲艱惟上体於國経
又下知於民病使公私之兩裕必仁智之全能如某者識
昧遠圖器惟近用偶策名於仕版濫厠迹於英躔甸服盤
根又叨誠可蜀都流馬誤被選除静言根柢之容實有陶
鈞之所恭惟　某官材標國幹業擅儒宗正色立朝凛中
臺之風采啓心沃上儲良弼之謀猷宿將畏温造之威遠
人知李禀之譽務全忠厚不弃寒微致令管蒯之蹤得賴
齒牙之力某敢不仰遵詔旨俯竭吏材知取與之大攄維
慙往哲寡尤悔之深累慎履前言庶收瘝廣之譏少荅生

成之賜

除郡謝中書侍郎啓

三命茲恭俯遂扣閽之謂一麾出守誤叨持橐之聡恭惟
某官真諒而多聞宏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傑解十二
牛而游刃有餘學推四海之宗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停
膺詔獎帰覲清光某以流離衰之餘荷推挽矜從之意帰
晨門而望齊相大慰夙心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除郡謝宣撫開府啓

泣安危之意有嚴制聞之雄布寛大之條猥預殿邦之重
伏念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年奄奄待盡田廬而一心
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言惟有去
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騶侏儒亡益而不任事若支
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
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冒爵嵩達尊
之寵茲蓋伏遇　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経鼇
扉視草寓大學士蜀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
虚適相先後比還禁路復厠英躔雖龍豬異閨已不伴而
虎鼠同宮亦何閒畐齊雲之像固難並帝郎白傅之賢疑
燕寢之香猶堪置牧吏鄒生之石

除郡謝宰相啓

劉　共父

左職居中莫遑將父抗章請外乃使爲邦循墻殫聞命之
恭捧檄有喻渥之喜伏念性資甚下學術非長叅陪多士
以進身久逐四方而糊口青衫爲吏甘分簿領之勞朱邸
橫經謬寘師儒之選厲切庭闈之戀間繇祠館之歸寖忘
菽水之艱勤敢意旌予之切騁會大明之繼照開數路以
求賢一二大臣猥借齒牙之論尺寸餘地許瞻日月之光
方當待罪於周行俄俾貢丞於厲籍及瓜時而往代眷蘭
陵而動心父子相須去留未決陳不能廢遠之誼輒効前
人歌無忘長育之功終憑孝治假以專城之寵寬其負衆
之行況此番江寔爲名郡曾是鈆刀之未試豈容符竹之
濫分取熊掌而舍魚敢懷自擇凌波泪而捕鯉所願不違
仰繄大造之難量俯念微驅之莫報茲蓋伏遇　少保僕
射膺期佑聖同德享天裁成輔相不顯其功用舍行藏一
歸于正裴晉公任安危之寄難從緑野而自娛謝太傅繫
興替於時果爲蒼生而振起宸極不移於魁柄寰區益峻
於巖瞻覃忠厚之風首振滯淹之迹省循僥倖終始遺逢
某敢不尽瘁爲期責成異日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寧薄蓬
萊之居始於事親忠於事君未恨長安之遠

除郡謝執政啓

居留洛宅豈有政能易置藩垣未知補報才軽任重憂劇

媿深伏念某猥以凡姿出逢昌運翬翔華省密侍冊墀居
然歲月之間躐處賢豪之右至乃出紆郡組猶玷從班付
以名邦委之善地載惟徽冒一出恩私恭惟　某官位冠
百僚功高四輔冊青玉業三代之文畢修斡旋化機萬物
之生咸遂致此屡瀆曲蒙陶鎔某敢不寅奉詔條恪居官
次誓仰酬于君父庶少荅於臣鄰

除倅謝師相啓

鄭伯倫

米塩百里尚虞美錦之傷茅土一麾遽被朱輪之寵徼階
除受拘已凌驚分薄恩浮感媿極切念某生幸逢於聖世
學不迷於古人聿獻萬言偶玷一命絃歌宰邑尽君子之
荐至擢從墨綬付以館章度越等倫自縣令而寘之郡守
眷知特達惟常流而待以異恩顧茲梅楊介干嶺表雖非
名郡是亦專城雞犬相聞豈特家鄉之便農桑接境亦諳
風土之宜私計甚安寅緣有自此蓋伏遇　某官斯民之
司命吾道之主盟其心則大禹之克勤其志則伊尹之自
任其職則山甫之補袞其業則傅說之濟川仲尼博文約
禮以誘人周公吐哺握髮以待士湜渤其量無間溝瀆之
細流棟梁其材不遺榱題之小用逐令超拔猥及凡庸借
便扶搖奮秉時之羽翮委身块圠專聽命於金鎚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二十九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三十

謝到任啓

帥臣

帥到任謝宰執啓

退安陋巷方從閉散之居起付名城復玷便蕃之命還躋內閣入對清光惟不在之遺逢豈初心之髣髴閱山昨驚歲月之已非兩露更新覺恩光之逾厚伏念某受才甚下涉道每疎妄窺聖學之淵源竊陋古人之糟粕不自知其蹇淺獨有志於高深方神考問罪薄伐之秋已叨眷奬逮恭陵繼志述事之日首被聖知於里閭士民之中付以方

面帥師之寄屬邊儆弛不振之後當羌戎陸梁未賓之
時獲倚威靈逐收尺寸鉛刀已割何意發硎駑馬既疲自
甘伏櫪有就荒之三徑無先蹟之五粢甘心泯泊之游絶
意功名之會豈其收錄復在使令接以扶搖振起倦飛之
翼播茲挾北招還去國之寃事絶前聞恩逾近比此蓋伏
遇某官學該道妙識照幾先發揮伊尹之上才左右唐
虞之真主興起萬微之治方大有為官使一世之才俾無
不獲逮茲迂拙切被寵光某敢不載激懦乘益堅短尚雖
莫鼎於造物終有志於捐軀奉宣室之詔條冀獲循良之
効望平津之官館徒殫風夜之心

帥到任謝宰相啓

守籓真司幸退安於衰暮分符督府復誤玷於恩榮菹事
已還俯躬知懼伏念某器能淺鮮學術拘踈猥遭遇於昌
朝粗激揚其懦氣一登言職五委使華第殫報國之忠且
乏過人之譽方欲屏蹤於田野庶幾息駕於桑榆歌詠王
明涵濡聖澤敢祈寬詔特假便藩謂朽木可雕未忍輕其
棄置而老馬知道猶堪責以馳驅此蓋伏遇　某官大業
亮天元功播物勸樂精神之會闔成大小之材每憐寒拙
之無它曲示含容而與進俾更善地以養餘羊敢不益勵
素修仰副巨賜上體朝廷之意下安閭里之情十駕雖勞

泊不忘於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於埏鎔

帥到任謝宰執啓

張　全真

起自三吳之故里荐更兩越之名藩試用周功委寄加重嫌於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即已到官於是具宣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而山谷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冦屢歎窺乘繼以大兵頻資供億致公私之儲掃地加夏秋之旱流金不堪歎息愁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如某者心雖許國才不適時進無補於謀謨退不堪於繁劇承流輔郡曾訟鉅之未清假寵絰幃辱名還之遽及第縗衰藺屢控忱誠未奉俞音更叨煩使此蓋伏遇　某官才高而無濟道大而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中興之運念傷夷之彫郡當解煩苛故畀付於陳人使專牧養敢不鞭策駑鈍拊摩瘡痍儻正信之教興庶幾弭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辭勞有以及民是為執國

帥到任謝執政啓

趙　承之

叨奉制恩濫司官篇屢遷道即布寬條祇荷寵靈伏深兢懼竊念某賦材拙陋遭世休明備立朝廷曾之猷為之益分符蓼聞了無綏御之長徒日畏於簡書漫久更於歲月敢圖遴選更及非才假全魏之名藩付別都之重寄密鄰故里仰詔先芬白首重來尚識金城之柳遺風未遠空

餘南國之棠榮興悃并思因感集此蓋伏遇　某官權衡大政坦治庶工黙許借於餘光務曲全於舊物盡護玷瑕之累獲從驅策之勤敢不仰佩國恩仰親官治老將何補敢論報稱之方愚實無它庶遵拊循之便

帥到任謝兩府啓　張　全真

竊廩真祠方逐投閑之頓分符巨昇遽叨起廢之恩頒詔旨以趨行撫狐懷而增惕伏念某知非絶俗才不適時蚤誤簡於淵衷遂叨陪於機務信道粗篤徒歆慕於古人謀身甚踈初不虞於羣小爭前者既逞傾擠之計附下者遂騰文致之言仰賴聖明既垂燭照俯賛公議不入厚誣獲收無用之身退處不爭之地少休病質永謝榮塗豈謂請朝簡託之深咫畏行廢保釐之寄懇辭不獲黽勉啓行乃容趍便廢以對揚疑夢游帝所以致屈台旆而臨辱降禮絶之朝規皆近比之無豈狐蹤之敢望匆匆去國挈挈到官縱覽舊游雖喜湖山之清絶究觀遺俗獨驚閭里之凋殘深慨于懷罔知所措必欲無循於凋瘵尚祈寛假於歲時茲蓋伏遇　某官重望鎮時遠猷經世材素優於任大功獨著於扶顛精擇蕃宣曲加推挽馬伏櫪而已老寧堪末路之難鳥倦飛而知還彌想故林之遠尚期終惠遂獲私求銘感之深數宣罔既

帥到任謝政府啓

一麾出守徒書歲月之勞十國為連益忝事權之重暨涉川而問俗遂消日以臨官祇荷寵靈伏深愧慄伏念某江湖寒士章句散儒平時敢意於功名所頗止期於州縣偶逢盛旦浸冒清塗璧水文昌入都華貫繡衣皂蓋出奉優恩矧江左之名城號浙東之都會遺風餘烈有夏禹勾踐之傳綠水青山極秦望鏡湖之美刑興事簡民因性淳使深便於養親庶少安於竊祿其為優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某官學通天人功在社稷稷奮威德於百世之工舉吾君於三代之隆俊乂旁招既悉忝於鬓士巧拙雜進尚無用於散材逐致狥愚亦膺付畀某敢不察視民隱講求政經惟朝廷法令之明既皆周密儻郡國推行之謹自可持循警殫夙夜之勤少積涓塵之効

帥到任謝執政啓　晁　元咎

明恩起廢首玷剡曹衰疾便私尚叨名閫盡出鈞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事君當有為之時孰不願知而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有為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粮躍馬而恐後又如出鄙見日去益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為連蹇俛默向陽惟能技之不同

故會逢之相邀如某者稟生至薄涉世又速違道德之初心獲聲明而過實畫蛇之足常奪飲之固宜豪虎之皮或浔攻而何怪一昨初瀏謫籍即倫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豪此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浔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歷如是此蓋伏遇　某官柱石扶遠耆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周倫咸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為已空然和扁一經況痼猶皆起將蓋收羣俊之助與共底大平之功況某嘗履閩臺今守民杜永負巖鹽之學敢忘卯翼之私

帥到任謝執政啓

汪彥章

由散秩而起專城三周歲籌無微勞而叨易地四拜除書豪記錄之不忘知生成之獨厚伏念某滿盈小器衰朽餘生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終之遠時之用可謂腐儒會中興修復於官儀許永跬追參於人物荐揚於清貫外倫歷於名藩顧饗榮已颯於三毛戒之在浔頗投老歸安於三徑樂以忘憂方擬上於囊封復改膺於閫寄茲蓋伏遇　某官兩儀間氣百世真儒人甘傳說之鹽梅莫知所作天與仲尼之日月就浔而踰輔成歷數以方開立盡功名而未老廟慁孤跡嘗近清光每因汴筆之餘靡惜分符之選第南徐之大府連北固之通津以地為雄于今為重宜

英豪之是任豈緜薄之能勝大懼疾頓仰煩嚴譴甚敢不
銘藏埏埴鞭策罷癃國家之珮令文章既聞耳矣州縣之
薄書期會頗盡心焉

帥到任謝大漕啓

河山連絡古稱瞥府之雄民物浩穰今寔名臣之寄揆材
非稱冒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公忠
而報國不校機會以幸功聞調王師特分使領議論可畏
共觀文正之餘風倫樂有經多出廷安之故事雅推高義
益柬上知瞥紀吏於西曹復理財於東部洗深文之苛極
悉附寬條起疲俗以惠和坐成樂國其猥惟朽質獲託巨
庶敢不勉激吏能奉行詔

帥武宣循吏之風少移忠厚過此以往表知所裁

帥到任謝右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无勲
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某文不輦於時流學僅傳
於家法幸緣親擢稍獵常途方幅員徧庠序之時五冒師
儒之寄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縣邑之官雖事功無毫
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易心中緣背
馳又因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食其言歲籥七
更詎肯僥求於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覲於中宸惟茲大

邦夙號樂士猥常出刺深愧食浮伐柯在前既仰成於舊政隣輝不遠又獲借於餘光恭惟　某官天庭寶臣海内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踰進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竒渙號以揚庭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奬知近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通豆之踐仍許簉於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於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士而小已揣分以難勗感幸之深數宣莫罄

卽到任謝侍讀啓

韓　元咎

副京口之魚書祗膺成命易秩陵之麟組更冒除書眷此會藩號為劇寄總九郡兵農之任全籍撫綏司一時管籥之權必歸信謹而某跼資淺陋業術空疎自經憂患之餘尤覺精神之耗忽叨宅牧大懼瘝官靖惟忝竊之私端自吹噓之力茲蓋伏遇　某官論駁之稱銓部著清明之効紬圖書於君室冠講習於金華視君如腹心屢罄嘉猷之告相王為左右即聞大政之衆賢咸賴於主盟私贺最叨於推轂某初宣詔令即見吏民愧此齊侯政啞成於五月力追嚴助計可奉於三年感幸居多喻言奚既

憲使

倉移憲到任謝宰相啓

校倉儲而賑貸甫歷周原按獄之以平反遽膺漢札即光華之舊部布寬大之新條恩厚淪肌感深銘骨竊以歲登位米狼戾設官起于熙寧時平圄圄空虛遣使始于景德權既分於輕重資亦辨於淺深厥有超遷允為優異矧全閩之僻遠繫庶獄之繁多粤自比年屢更將命道路疲於迎送晉吏困於往來衆謂選才當別疇於縣歷豈圖因任仍誤畀於踈庸伏念某須以孤蹤遠當新政叅朝廷之台擢遽說吏銓歷臺省之回翔旋分使指自載馳於粤嶠亦兩攝於憲轺年既屢豐寧有老弱之民轉于溝壑刑亦幾措安得甲兵之問至于廟堂蓋方懼於黜幽詎敢希於承乏忽領中檢就易外臺雖罷使之無私然曲成之有自此蓋恭遇

平章僕射相公受天間氣為國宗臣濟時不急於近功經世每存於大躰陳平相漢方外撫於四夷姚崇佐唐務先擇於十使猥令駑下荐荷龍光某敢不恪守初心推行上意臣見知則說愧增重於使華民覿德則純冀肅清於刑辟惟無負聖賢之語乃能有君相之知

漕移憲到任謝巫相啓

蜚芻輓粟方慚調度之踈折獄致刑更冒平反之寄不移官次恭閱政條命緣恩軽汗以愧出伏念某久尸斗祿初

乏寸長雖斷斷以無它頗惸惸而自信低回州縣淹歷歲
時包吏吏治之低昂孰識人情之向背在簿領況迷之冗
豈曰能之頗牒訟倥傯之勞所閱多矣比奉皇華之命遽
參將漕之權方政事之一新有詔書之屢下人喜姑息俗
安故常不敢持祿以養交所務明目而張膽既浸知於民
隱因稍繩於吏姦幸於暮月之中頗去積年之敝百城及
飽粗聞歲入之充千里連墻偶覓王供之闕安敢論於治
辦謂裁脫於譴訶遽蒙遷授之榮實懼遂除之誤此蓋伏
遇　某官位冠百辟名高累朝專一相之勳勞盛三公之
典策聊施尺箠牧故漢之封疆不待踰年倫成周之法度
思廣陶鈞之播務燕蓟菲之收故雖愚蒙在所驅策某敢
不察視奸獄肅清蒭攘遠此時和而歲豐所覩政平而訟
理念江海之雖遠如在日邊頃犬馬以何知自依門下儻
頒將輸於閫部猥辱召還按訟獄於浙畿更叨臨遣豈小
葅果堪於時用蓋大鈞常恐於物遺望踰所期感極而歎
竊以六條刺部察庶獄以尤難三輔陪京視諸道而為重
維此按澄之寄盍疇庸敏之才澄畀疎庸實懲僥冒伏念
某早雅家棘中竊世科甘州縣之回翔誤朝廷之收擢糾

維城之宗子嘗預簡僚萃應宿之即官亦聯分職自載馳於粤嶠幾三閱於歲華仰賴帡幪偶逃沙汰號召已煩於細札對揚更望於清光狂瞽奏言无武成二三策之合叨塵將命在甸服五百里之間雖羞擇之無私而甄陶之有自此蓋恭遇　平章僕射相公才高耦聖功大格天時已無虞相自有體高宗得說既兼揔於百官元崇佐唐務先擇於十使肆令駕下荐被龍光某敢不愈勵初心益堅末路輦轂甚近況當責實之朝圄圄幾空頗廣措刑之化

憲到任謝太師啓　汪彥章

海嶠四年奉親輿而遠遠鄉邦十郡持使節以榮歸靖言私顧之曲從茲豈平生之敢望闔門共感沒齒難酬伏念某生於江湖仕則州縣早歷辱聽聞之誤浸膺駑策之榮譽為蹇蹇之匪躬計容容之後福不移所守雖為世俗之仇屢蹭而升實賴朝廷之寀昨自徒中而褒敘叨分嶺外之光華行山川瘴霧之間閱遍獄訟簿書之期曾久處蠢生之地難安烏哺之情敢圖中詔之頒忽有北轅之幸以童稚所游而使之投求情偽以田廬所寄而使之迎奉旨甘矧賞恩收錄之微勞而寵命頻煩於中路親朋相勞喜伏波南越之歸父母俱榮勝嚴助會稽之寵諒自擇不過如此非先容何以得之茲蓋伏遇　某官道大格天勳高

佑聖帶佩連城之玉印金三品之金以甚盛之業而居甚
盛之時以非常之人而用非常之禮朝夕精神之聚歲時
體貌之加應物無心是為真宰擇材任職並奏膚公故如
疎遠之蹤亦荷生成之化甚敢不奉行三尺奔走十城所
至為俗以求情其心若人之處已庶幾夙夜副廟堂遣使
之城亦俾鄉閭受君相恤刑之賜

憲到任謝太師啓　汪彥章

奉親輿而入里方劇銜恩乘使傳以絕江俄叨易地治狀
初無於一氓歲終乃至於三遷仰戴生成惟知感惕伏念
某本由孤遠誤辱選掄一脫銓繼曾元左石之助五持英
蕩未出東南之區昨緣嶺徼之數暮特江瑶之名部親朋
迎勞說及平生父老縱觀傳為盛事謂樂莫樂於雙親之
健而榮莫榮於故國之歸雖未閱於幾時蓋已償於夙志
荐被更書之誕俾分鄰壤之行不煩跋履之勞坐展澄清
之志方君相體好生之德徧幅員皆遠罪之民所至圖虛
无煩條察第奉揚於美意殊有愧於空餐茲蓋伏遇某
官為世真儒代天元氣禮絕周官之九等熟遍說命之三
篇帝庸作歌示君臣相得之盛天錫難老為宗社無窮之
基雖四方莫繼於廣輪無一物不帰於甄冶有如庸品亦
竊誤恩煦今臺治之在處何異士風之過嶺閒関千里不

遑父母之將岑絶一陽益嘆雲天之遠儻蒙終始之賜不
惜生成之餘吏從内遷俾私歆未填溝壑當惟公意之
使令雖曰駑鈆誓畢此生而報稱

憲到任謝丞相啓

陝右總刑任使每懷於罪黜畿東易部庶存曲荷於陶埏
事簡責輕恩陰感厚此蓋伏遇　某官道大而倫器博以
深用中正秉國之均專精神熙帝之載期底於治必納以
忠獘理陰陽三階平而方物遂整齊法度五教敷而七政
調宰正庶僚儀刑四海總六官而建六典以致太和同一
德而協一心坐凝庶績洪鈞運物大冶扇金蓋皆播於至
公豈必躍而自化顧才甚下並用無遺重念某早孱知憐
久叨委寄惟是寵光之異尤深載仰之歸初以疾聞規求
符行亟冢從容通鄉閭豈惟登車攬轡之榮實有過家上
冢之幸囊橐鮮雖剽之習桁楊無請寄之姦人謂便安心
知尸素尚懼不移之愚懦難勝甚渥之眷私雖竭薄才竟
虞無補終期便郡更冒大恩庶幾驅策於褰篤不負範鎔
於甄鑄

憲到任謝執政啓

陳　履常

祇奉誤恩過承重寄榮生意外悅見顏間方國家有為之
時乃賢智自効之日凡在選掄之數興有太平之功惟茲

庸蜀之郊限以河山之阻遠人異俗未知勸禁之方下吏淺聞莫諭文明之化宜得一時之士以為百吏之師如某者少則賤貧古之愚直記誦之學豈有異聞刀筆之材未堪大用奉使五嶺才有去來之勞倫員中都徒歷歲時之久勤不補拙名過其情方虞譴訶敢意僥倖此蓋伏遇某官人非求倫物使得宜勞其萬里之行付以百城之寄驽駘已老未忘皂櫪之恩鸜鵒何知不識鼓鍾之樂

憲到任謝太守啓

濫被宸恩誤叨憲領量材非稱負寵若驚幸緣聯事之榮遂獲見賢之顧恭惟某官天姿峻拔國器宏深早擢巍科寖拂簪紳之範模多士文章足以杪澤太平步履瀛洲俊聲莫競翱翔蘭省賢望益高方虞侍於親闈屢懇求於藩服大邦作屏暫資善政之才四輔維人允屬元功之後往趍召節入覲凝旒其晚接英游並登策府奉一介之使將觀大國之風銜盃酒之歡良幸故人之遇方圖奏記先屈飛緘感服之私誦咏莫究

漕使

漕到任謝楊郡王啓

猥易漕臺乘使軺而伊始椎開督府望公衮以攸賒輒控鄙悰冀塵鈞覽伏念某性資甚拙氣韵太枸專城非共理

之才司度支將明之効時值興衰而撥亂分當置散而校閑乃誤畀於十行俾移授於三輔百司庶府豈惟給吏稍之多萬旅連營況復辦軍需之廣在平時猶選於膚敏況多事士容於迂踈雖荷曲成恐辜罷使此蓋恭遇　都督太傅郡王才長而應博任重而眷隆高容元勳冠漢室中興之將汾陽偉業為唐家異姓之王錫斧鉞以視師舉江淮而聽命却攘胡虜安靖邊隅四方時靡有爭既請戎索三公官不必備佇拜師垣深念離奇特重坱圠使從遠部改即近畿豈有功而見知已叨殊奬惟無德而不報尚竭愚衷

漕到任謝執政啓

蘇　叔黨

將漕逾年已愧無功於飛輓司刑一道幾聞有補於澄清方懷沙汰之虞復冒轉輸之寄自慙尸祿空秪汗顏竊惟爵祿者待天下之有勞食貨者乃生民之先務故重選多才多藝之士用成足食足兵之功豈惟遷有無而懋化居蓋使實倉廩而知禮節矧此冀士舊壤全晉粵區地介兩河冦臨二虜仰給於官者越數千里取賦於民者逾二十州責當任於贏虛才必資於果藝盡山川之曲折虜在目中榷貨殖之重輕錢流地上如某者僅能寡過初之治稱才不足分廟堂之憂寵已驚逾蠁蟻之分靜思忝冒實自

吹噓錄其歲月之勞借以齒牙之論此蓋伏遇　某官弼亮元聖師表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以求賢取士為報國以豐財裕民付有司致此恩榮下逮睽遠謂其已試於折獄盜賊偶寧庶幾有益於理財公私俱濟某敢不激昂志節盡瘁國家上鼎天地生成之恩捐軀未已次咎仰冀始終之惠沒齒難忘

守移漕謝宰相啓

鄰州密邇方改畀於專城鄉部光華俄就陞於將漕雖已有負芒之懼而人奏衣錦之榮戴洪造於嚴廊控危乘於竿牘竊以甌粵之境最近邦畿飛輓之權尤高使指凡今所取視古惟艱有廉介請約之行者不能以究弊原有通曉詳練之才者未足以原化本熟云凡鄙可稱選掄伏念某叅竊世科久乏時譽苟祿每慙於尸素効官僅免於顛隮矧惟二紀之間多在七閩之內字民秩滿荐叨別乘之權宰郡歲餘猥忝外臺之寄方除目已驚於衆聽更俞音免避於私嫌雖衡持之選至公而拘攜之恩有在此蓋伏遇　平章僕射相公才高耦聖功大格天時已無虞相自有體高宗得說既篤憩於百官元崇佐唐必先擇於十使量俊賢而因任俾底賦以超踰自昔此方固多里人之奉使至今猶頌莫如慶曆之名臣豈圖鄙取生亦繼盛事出孺

于庸人之不意敢遂參於故鄉其流風善政之有存尚勉
追於前輩

漕到任謝執政啓

稍昭誠謗已竊州麾未效勞能遽參漕計山川如昨忽驚
歲月之遒兩露更新曷報生成之賜伏念某詩書薄伎薄
領敢才擾株枸之處身豈云有道洊辱統之為事敢冀以
封當先朝總校之時乃多士奮起之日猥豪簡拔荐付事
功関陜之間布泉最病載攻漢唐之舊以窺寶貨之原山
麓天開銅鍵丘積方陳冶鑄之便忽驚謗語之流賴君相
之照知捐印章而委使終憑天地之施獲收尺寸之功既
賜辯明仍加奨擢矧全蜀輸輓之任乃本朝選擇之官調
度實繁財賦未裕豈容駑蹇與竊恩榮此蓋伏遇　某官
識照幾微學該淵粤夙負臯夔之業進當堯舜之朝蕪收
一代之英髦並歸陶冶振起古人之事業共底平遂俾
孱愚亦叨榮耀其敢不愈堅素履深體至公更警廉捐必
期報稱雖之流錢之略庶收足食之心

漕到任謝宰相啓

真館便安久逐投閑之請計臺繁劇遽分憚命之權拜寵
若驚撫躬增愧伏念某箕裘未商蓬寒生早遇聖時獲
陳仕版一登經席四易使軺蜀道踰年茂著轉輸之最擢

川累月何言餽餉之勞例被褒陞理雖報稱偶私門之多故乞散地以少休脫身文墨之間猶靡厚祿息跡江湖之上何意榮名敢謂記怜尚叨採錄眷茲南楚實寄重湖控百粤以分封包九嶷而奠壤兵農繁夥貢賦浩穰必得疏通強敏之才始稱總按澄清之任豈容淺學輒爾冒居此一德之純付專任重而益恭德進言揚之是務遂令頑鈍復玷陶鈞某敢不祗奉詔條恪修職業一曰食二曰貨固急經營千斯倉萬斯箱佇斯蓄積用圖薄効以報厚知

漕到任謝政府啓

轉閑中之漕已娭無功分閫外之權更懇非擾果聲申命還即故官尚叨進職之崇有負循名之責捫心自失蹐地靡容伏念某猥以冥頑謬當掄選頃從朝部改付秦關貨泉至於遂通儲蓄以之租倫皆出廟略敢為己功豈意橫恩俾臨方面無威名以服士卒之籌策以制羌戎懼干譴訶以辱加奬雖收前命猶玷新除未施犬馬之勞徒竊丘山之賜違其責而居寵豈不驚懇誓諸心而鼎恩敢忘夙夜此蓋伏遇某官以孔孟之道德燕夔契之謀猷慤取羣材弗遺片善鈞陶惟其至當用捨出於無私致此祇辱倫叨寵渥某敢不深省已試勉圖未然充實衆之謀儻獲

收於一得佐安邊之策猶可冀於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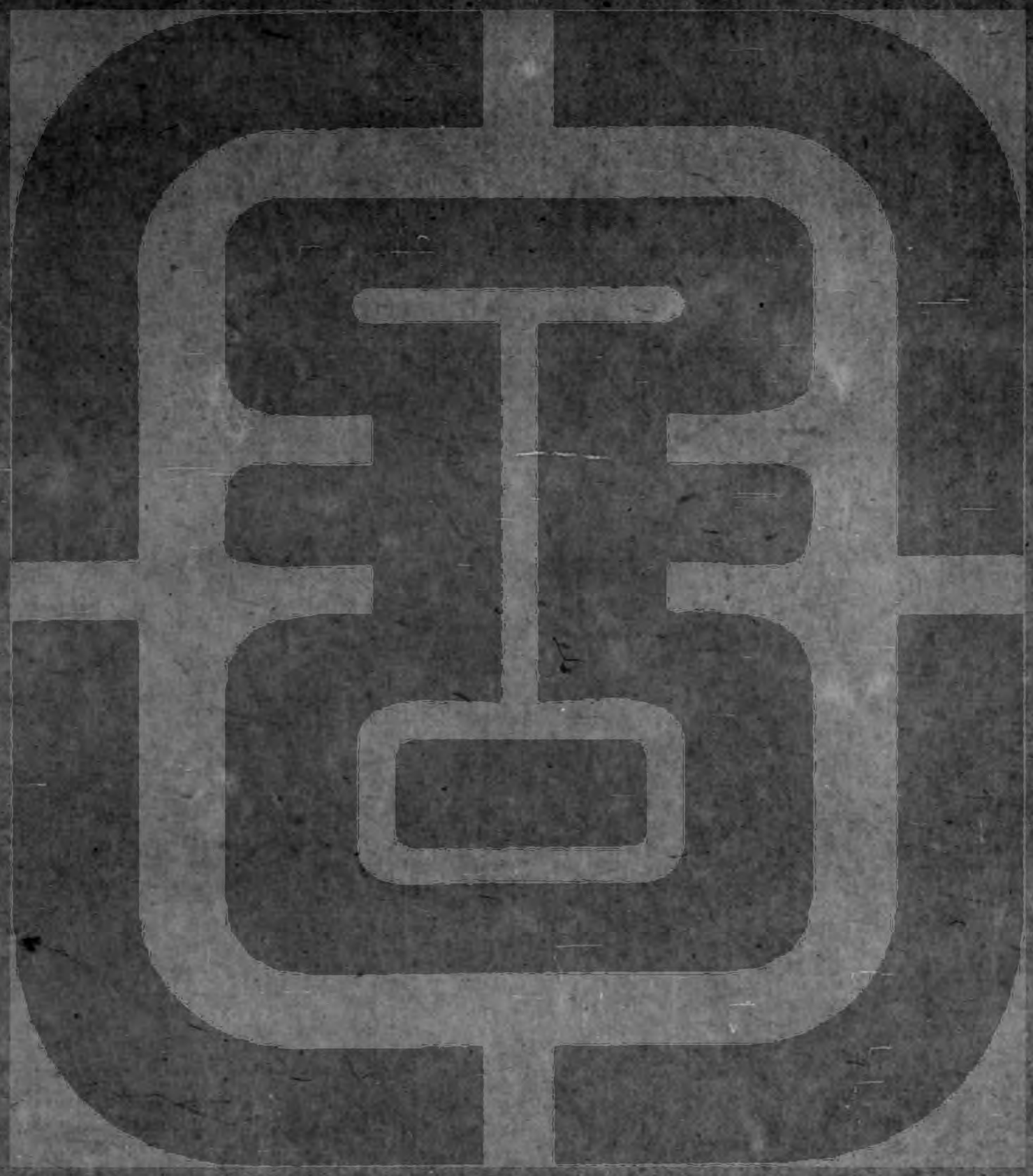
漕到任謝政府啓

復從朔部改付秦関恩施愈隆憂責彌重庸恭就職頒越志身伏念某才本無能學實有志凡所聞於師友蓋匪空言庶其試於事功不為近効曩蒙宰属出總漕權計每過而甚踈罪已積而猶貸逮蒙易部彌悃空餐惟西方之粤區實天下之重地旁連蜀漢外控羌戎物產衆夥而儲蓄尚艱商旅奔走而貨泉猶滯必資敏治以究本原豈有至愚之才可當甚重之選此蓋伏遇某官望益隆而善下德彌盛而有容思兼四海之謀猷不鄙一夫之憂淺集成治具增賁昌辰某敢不勉竭深恩奉揚美意庶令陸海之地復有錢流之功仰報大恩俯副睠睨之節

運判到任謝兩府啓

唐 子西

五嶺承朝已慚非據三邑擁節復契殊私榮踰望端感結情外伏念某詹身仕版通藉朝纓擢自冗流承乏水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於寵靈而臨事鞅掌於才分三年攬轡竟無尺寸之功萬里還朝叨在品題之目重申奏命出按坤維地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再着空踈一何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材猷絶世名實在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矣謀

九德巍標賛禹之功曲怜孤單未遇遐棄祇罣易溢憂小
罔之顛躋陶冶無私荷大鈞之块軋永懷銘佩有激肝脾
運判到任謝政府啓
參華禁閫領使秦関寵屢至而每驚寄愈深而益懼驅馳
就職殄越忘身伏念某遭時休明畜迺寒苦獲預神考使
令之末親覩元豐制作之成蹭蹬風波侵尋歲月勉策既
疲之力終鼎未報之恩比從朔方改付雍部入趨天陛容
奉玉音實增激於懦衷曾莫施於薄効自忘固陋誓畢糜
捐矧西方之粤區實天下之重地旁連楚蜀外控羌戎物
產衆夥而儲蓄尚艱商旅奔湊而貨泉猶滯歌仰寬於憂
頎又深倚於才能豈容至愚猥玷茲選此蓋伏遇　某官
身任社稷之重道參典謨之隆歌兼四海之謀猷不鄙一
夫之蹇淺謂其久諳州縣必能行法以便民察其力赴事
功必不狥私而謀己故惟顯涯俯逮孤蹤某敢不勉竭深
思奉揚美意庶託忭懞之地少收尺寸之功仰吞大鈞俯
鼎晩節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第三十